



环保志愿者在除黄花



“一枝黄花”根系



去年叶立真等在灭花现场

●链接

外来植物入侵记



豚草

原产地:南美

豚草有惊人的繁殖力,就算连根拔除,如果随便乱扔在水沟、河岸、田埂边,照样还能活下来。其主要危害是破坏生态平衡,减低牛、羊奶品质,而且它的花粉极易引起人体过敏,危害人们身体健康。最近,它又在东阳等地繁衍开来。



水葫芦

原产地:南美

水葫芦又名凤眼莲,在原产地巴西由于受生物天敌的控制,仅以一种观赏性种群零散分布于水体,1844年在美国的博览会上曾被喻为“美化世界的淡紫色花冠”。自此以后,水葫芦作为观赏植物被其他国家引进。

1901年,水葫芦作为一种花卉引入中国,并作为猪饲料推广种植,后转为野生,最终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水葫芦在我国广大水域所向披靡,特别是在南方诸省危害严重。数据表明,广东、云南、浙江、福建等地每年都要人工打捞水葫芦,仅此一项的开支就超过一亿元。



日本菟丝子

原产地:日本

前不久,朝晖七区香樟树、水杉等众多树木被一种无根藤缠住,一圈圈地从树冠最上端往下绕,而且是紧贴着树枝。过些日子树木就枯死了。植物学专家说这是一种日本菟丝子,是寄生植物。

菟丝子的种子在土壤中越冬,来年春天萌发,开始寄生生活,夏季出苗后每天可伸长1厘米,根部和茎基部在10多天后即自行枯死,而地上茎缠绕果树等寄主,吸取树木营养。凡被菟丝子缠上,该植物就基本只能等死了。

迎战! 本周是灭“黄”最好时机

形势严峻区:下沙

上周打了场“杭城保卫战”

一晚就叫到百名“战士”

朱强荣,杭州环保志愿者负责人之一。“在参加‘杭城保卫战’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一枝黄花’,根本没有想到有这么多,这哪里是‘加拿大一枝黄花’啊,简直就是‘杭州一枝黄花’。”老朱他们把上周六那次的除“一枝黄花”行动,称为一次“杭城保卫战”,当作打仗一样看待。

那天,老朱家里还有客人,但他已经准备提前离开了,因为行动就安排在下午。他爱人是浙大生物系的老师,对“一枝黄花”的生存能力比老朱了解得多:“‘一枝黄花’只靠双手,那是肯定拔不完的,最好是用机器直接铲掉。”老朱并没有理会这话,走之前还顺手带走了家里种花的小铲子。

出门后,老朱再一次联系了河南义工会、城管执法志愿者、护绿使者以及环保志愿者近150多人的队伍。这些志愿者都是老朱前一天晚上临时联系过来除“一枝黄花”的,其中老老少少都不少,年纪最大的有七十多岁。

科学战术派不上用场

集合得很顺利,之前约好的人基本都到齐了,老朱他们匆匆挤上两辆大卡车赶赴目的地——下沙。“第一次亲眼见到‘一枝黄花’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老朱回忆说,“卡车刚开出杭州城,在去下沙的公路两侧到处是黄花丛,有些荒地上全部都是‘一枝黄花’,感觉像看到农村里的油菜花地一样,我一下子惊呆了。车上的人也开始叫嚷起来,说这么多黄花要是传播到市区,后果不堪设想。”

车子最后在下沙理工大学前的一片黄花地停了下来,看来目标就是这里了。老朱拿出前几天转塘一家可降解塑料袋厂提供的1000只环保塑料袋,分到志愿者手中,并叮嘱志愿者们要注意科学的除黄花办法:先折去花蕊,再装入塑料袋内,然后拔黄花。

据植物专家说,不科学地除黄花反而会有助于黄花蔓延开来。“可事实上,这种方法后来没有用上,因为黄花实在太多,那样做非常费时间,而志愿者看到这么多的黄花,哪里顾得上先折后拔啊,后来就变成拔除黄花后,堆积在一

起,最后焚烧。”老朱说道。

老朱说当时大家的劲头都很高,尽管那里的“一枝黄花”每株长得比他们人还高大,力气大点的也要费很大劲才能拔出一根,力气小的只能几个人一起上。

双方实力实在太悬殊

就像割稻一样,有人速度快,有人速度慢。两百来号人进了黄花地,各个突破,没过一会,全部都散开,找不着人影了,淹没在黄花丛中。

“才拔了半个小时,全身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尽管所有人都在努力,但由于人员分散,根本看不出劳动的成果。于是,休息完之后,我们开始改变策略,决定集中人力一起上。”老朱说,后来一批年轻力壮的在前面拔,后面几个在背后递,然后堆积在一起,交替着干活。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已经拔了近一亩地的黄花。“我抬头看了看远处无边的黄花地,心里想今天是肯定拔不完了。”老朱说道。

尽管如此,老朱他们还是认为打了一次漂亮的杭城保卫战。

特别保护区:景区

驴友将沿山脚寻找

“其实最担心的,并不是下沙成片的黄花地,因为这里的荒地一旦开发,会用大型机器来铲除,而一旦‘一枝黄花’进了西湖、西溪,对那里的植被是灭顶之灾。”老朱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实际上已有一群人提前考虑到了这点。

荒姐,中华任我行俱乐部牵头人之一。“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网站杭州分站去年就组织他们一些户外俱乐部们参加灭花行动,今年我们还打算搞一次这样的活动。”对于今年的计划,荒姐还只是个初步设想。

她讲起了去年的灭花行动。“我们俱乐部那天来了20多人,采用的是流动作战的办法。”荒姐说。那天早上8点多,俱乐部的驴友们在吴山广场集合,每个人都带了手套、垃圾袋、穿着长袖衣服,做好了钻草丛的准备,有的还带上了望远镜。

荒姐一行走的是山路,从吴山出发由北向南沿山腰线一带搜索,最后到八卦田与其他队伍汇合。“翻山越岭对我们来说是小儿科了,但从去年的经验来看,‘一枝黄花’的登山能力实

在不强,在山上很少看到,但在山脚却有不少,越是人少的地方,那里的黄花数量就越多。”荒姐说,如果今年继续行动的话,就会沿着群山的山脚寻找。

另一群在富阳活动的“山野部落”户外俱乐部行动就比较快一点,该俱乐部负责人徐联运告诉记者,去年他们的灭花搜花活动有四五十人参加,今年已有不少人提前报名。“其实我们不在乎人多少,只求活动继续下去,以后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组织一次。”

全面防范区:全市

灭“黄”将实施实地管理制

面对10万亩黄花,光靠志愿者和环保人士的一双手能够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杭州植物检疫站的谢站长告诉记者,“一枝黄花”在11月中旬前还能靠人力去铲除,但到了种子成熟期,是不鼓励用这种办法的。可见,消灭“一枝黄花”已经迫在眉睫。

有不少环保人士提出自己的看法:能不能靠政府的力量来铲除这些外来植物。这种可能并不是不存在,之前就有对付水葫芦、巴西龟等外来生物的先例在。于是,记者把这些想法转达了谢站长。

巧的是双方的想法不谋而合,谢站长说:“这几天,我们正在联系各地区的农业部门,准备实施‘实地管理制’,如在西湖风景区出现黄花,就由风景名胜处理;如下沙理工大学外围有黄花,就由该学校自己负责消灭。”随后,记者把谢站长的意思告诉了老朱,他显得非常认同。“如果西湖边上出现‘一枝黄花’,那不管有多少,再苦再累也要用手拔干净。”

每年的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是“一枝黄花”的开花季,特征比较明显,不认识的人只要一看过照片也能找到他们,因此最近一周是识别和清除的最好时间。谢站长向记者传授消灭他们的方法:“目前‘一枝黄花’的种子还没有成熟,是铲除的最好时机。发现‘一枝黄花’后要先掐头,装进塑料袋里的时候别把花蕊撒到外面,防止花蕊中的种子掉到地上生根发芽。拔的时候,一定要把根也要拔干净,防止它们明年春风吹又生。”

希望“一枝黄花”活不了多久。